

勇敢和友谊

郝汀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勇敢和友谊

郝汀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说 明

书中所编儿童短篇小说，均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前。它们通过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，刻画了一些活泼可爱，上进心强，具有助人为乐精神的少年儿童形象。

文笔洗练，人物心理活动刻画得较为细腻，适合广大少年儿童阅读。

(本书用我省试制的Z P—781型照排机照排，胶印印刷)

勇 敢 和 友 谊

郝 汀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, 787×1092 1/32 印张, 5 $\frac{1}{8}$ 字数, 81千字

1978年10月第1版 1979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500册

书号: 10088·609 定价: 0.46元

目 次

- 幸福的一天..... (1)
- 勇敢和友谊..... (19)
- 有这样个女孩子..... (31)
- 磁 雷..... (39)
- 一件有益的事情..... (55)
- 十里铺..... (77)
- 这件事发生在比赛以后..... (133)
- 后 记..... (162)

幸福的一天

一

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玩过一个整天啦！我约定同学们星期天去王家窑打酸枣，大家高兴地同意了。他们说：“旅行家，那就请你给我们带路吧！”我告给他们应该准备些什么东西，并嘱咐他们，明天早点儿动身，别睡过了时候，便回家来了。

我蹲在大门口扎打酸枣使用的钩子，弟弟季明却站在街口儿那个水果摊跟前发愣，好象很垂涎那些红红绿绿的果子。

“季明，你这是怎么啦！小心口水打湿了裤子呀！”我说，“喂，季明，明天我们可要打酸枣去了，你呢？”

季明很正经地说：“哈呀！打酸枣，打酸枣，班上的墙报叫谁弄呢？我这个图画编辑，还交不出稿来哩！”

“那你打算留在家里画点什么呢？”

季明难为情地说：“你看那里五颜六色多好看！”他指指水果摊，“画一点秋天的景物不好吗？”

我一听这个画家要画水果摊，就说：“唉，季明，你好象没有真正看见过秋天吧？秋天怎么会是那样儿的呢？……”我想继续数说他一顿，可是后来改变主意了，一来他没有到过郊外，二来这些日子，班上的事情，也确实不太好，连着两期墙报都没稿子，他们全在季明身上打主意，没有文字，尽想拿画儿填空子。季明已经画了一张很大的花花溜溜的报头，可是墙报总不能光是一张报头嘛！好，那就叫小画家再来一张什么画。

昨天，大家说要改变这种情况，开了一次班会，就派我写一篇游记，你知道，大家既管我叫小旅行家，就得派我写游记，这要不答应，别的同学更不写了！当然我就带头承应。现在，我是替季明着想，为什么秋天的景物要画小水果摊？如果他能到野外一趟，或许画出一张出色的东西来的。于是，我就说：

“画水果摊没意思呀！我要写一篇郊游的文章，你来配上一张插图不好吗？”

他连忙说：“好的！”

季明当然不愿意单独留在家里的，头年那回去打酸枣的时候，他就再三要求去，可是那阵儿他还小一岁，妈妈不答应带他远走，这一回他怎肯放过机会呢？

吃过晚饭，我们在廊檐下面坐下来，我热情地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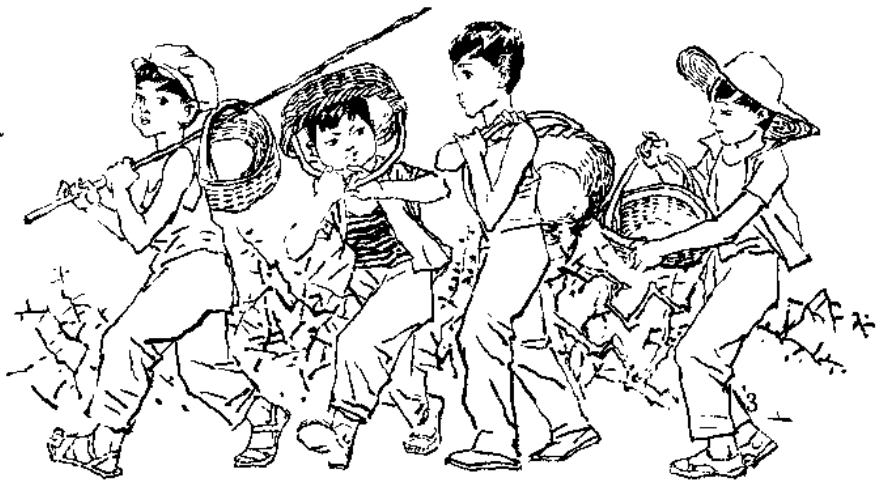
给他酸枣怎么钩法，季明好象没有听我的话，他仰着脖在看着天上的星星，脑袋里不知想些什么。忽然他扭回头来，两只怀疑的眼睛盯住我，问道：“咱们去的地方，保险有酸枣吗？”

这话使我很生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把握，怎么敢应承同学们呢！于是，我扳起脸说：“你别操这份闲心吧！到时候，只管动手往篮子里装酸枣就得咧！”

二

星期日的清晨，我们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出发了。

我们象一队戴着头盔的士兵，说实在些，也许更象一队奔往出事点的消防队员，我们虽然谁也没有商量过，可是都把小筐篮儿，扣在头上，肩上扛着长杆，有的钩儿上吊着干粮包，一条街，一条街地穿过去。



“呵，记得吗？咱们在这儿捉过蚂蚱呀！”

我说：“你看，现在这儿已经盖起五层大楼来了。”

魏宝全端详着头顶上空，大楼还没有完全竣工，高架也没有拆除，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，叮叮嘎嘎的响声，从一个黑窟窿里面传了出来。眼能看见的地方到处有工人忙来忙去，载重汽车拖着满满的水泥纸袋向着水泥搅拌机的地方驶去。猜不出魏宝全到底想些什么，只见他两只眼睛四下里搜索，说不定他还能再发现一只蚂蚱吧？可是，这种事情是再也不会有的了。

他站的地方，再不能更靠近工地了。可惜，那地方围着一道木栏，在胡乱用木片钉成的门扇旁边，还站着个看守人白胡子老头儿呢。

楼房的畸角，安着广播喇叭呢，听不清吆喝谁上什么地方去，夹着嘎嘎的杂音，在空际回响，这里是那么喧闹，这里不再是生着野草的垃圾场了。

季明是平素不爱在城市里走动的孩子，他现在为这高到一百个小孩子垒起来、也够不着顶的楼房而惊讶，他贪婪地这里瞅瞅，那里瞅瞅，留恋着不想走，他还要求坐在砖垛上休息一阵呢。

赵贵田多么会利用机会，他看到季明坐下来，就凑近他说：“嘿，我也同意休息一下，咱们就在这平平

展展的水泥砖上跳一盘吧！”

季明没有心思和他玩，看来他是匆匆忙忙的，不加思索地跳着子儿，可是没几手，就把赵贵田的子儿挤在四角上，僵在那里，再也不动了。季明笑着说：

“棋手，该伸鼻子了吧？”

赵贵田慌慌张张的，摆摆胳膊，好象当真有人扯他的鼻子似的说：“咱们原初没有讲明要捏鼻子嘛！”

“那我就不跟你跳了！”季明故意激逗他。

“好吧！再来一次，这回要输给你兴捏鼻子，怎么样？”

他真有点蘑菇劲儿，想不透他会那么能沉住气，满不在乎的，连我都替他害臊哩。我说：“赵贵田，收起来吧！我们还是赶路要紧！”真的，我们从出发到现在，简直不是走，好象是小跑步儿来的，可是结果还没有离开城市，大概还得再赶七八里地，才能到达有酸枣的地方呢。一定不能在这里停久了。我说：“朋友们，上路吧！离目的地还远着哩！”

刘大明一边走一边数着电线杆子，好像是电线杆子领着他走路似的。他沿路很少说话，说一句半句，也仿佛是对电线杆子发问的一样：“为什么电杆上的线要挂在瓷瓶上哪？”别人自然也不答理他。

我们不停地前进着，工地远远地落在我们后头

了。那些高架，现在看起来，象一些渺小的鸽子笼，城市也落在我们后面了，可是它在晨曦中，四周笼罩着轻轻的白色薄雾，越发显得美丽了。

当我一看到那座熟悉的烈士碑亭，和一棵笔挺的白杨树的时候，不禁高喊道：“喂，同学们，再有一段路，我们就要吃到酸枣啦！”

三

“事情糟糕啦！”在我原来摘酸枣的地方，连棵酸枣树的影子也找不到，现在大家全埋怨我领错了地方。我相信我的记性，是千真万确的，左边原来是一条浅河滩，现在河流仍是河流；右边本是一带黄土岗子，现在却不知搬到哪儿去了。在不远的地方，倒出现一条新的宽阔的公路，靠北一点，是一片林地，也给低低的围墙圈了起来。从前这一带黄土岗子上，丛生着酸枣的枝桠，现在这些东西哪儿去啦？连地形也几乎使人辨认不出来了。

魏宝全生气地责备我：“你根本就没有上野外摘过酸枣，你不懂得酸枣生长在什么地方！”

我压住心头的火气，想着，随你怎么说吧！凭少先队员的诚实，我敢说在这里摘过酸枣，我心急火燎

地解释说：“这是一点都不会弄错的！”我指着一切可以辩认出来的痕迹，分辩我并没有把路带错！可是他们依然不相信。

刘大明冷淡地说：“我不是专为摘酸枣来的，找到找不到，都没关系！”赵贵田缄默着不啻声，蹲在魏宝全的脚边，无精打采地在土地上乱七八糟地画格子。季明小声儿嘟囔着：“使气费力弄了篮子来，结果是白费劲了！”

他们就这样埋怨我，但我还是没有发作起来。哎，不愉快的事情，还正在发生呢！

我们才停留不久，天上涌起了乌云，风呼呼地吹，乌云就象几百匹骏马在奔腾，渐渐地四散开来，云头很低直卷到头上来，赵贵田吃惊地看着这灰暗的天色，大喊：“呵呀！要下大雨了！”

季明也不加思索地说着：“赶快往家跑吧！”

这真是小孩子气，假如马上下起雨来，是跑不到家的。这时魏宝全的心情更坏了，他把这种倒霉的遭遇，也推到我身上，他怪我没有在出发以前，招呼他带雨伞来。现在大家早忘记酸枣不酸枣了，而是想法子，怎么应付这可能来的情况，大家苦于找不到一个避雨的地方。

一阵恶风过去，带来了湿闷的空气，接着铜钱大

的雨点就打下来了。大家赶快把篮子套在头上，这哪儿管用！雨最初是沉重而迟缓地降下，忽然白色的电光一闪，唵隆隆——呱啦一声巨雷，雨便开始转成急骤的瓢泼大雨了。

“呵呀！同学们，快跟我来呀！”我迅速把自己的小衫脱下来，张在头上，就跑起来了。这是我猛然想起的，在离这里百十码远的地方，原先那儿有一座烧砖的废窑，如果没有拆掉的话，不是可以避一阵雨吗？

“同学们！有办法了，来呀！”当我跑出几十步远的时候，就从烟雨迷漫里看到了土堰下面的窑顶，我们便迅速冲了下去。

这一下可好啦！我们全部脱掉上衣，把它晾在堆砌的红砖坯上，这时大家非常感谢我找到了避雨的地方，似乎我们的争吵就这样和解了。他们说：“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一眼窑呢！”

我说：“去年那回打酸枣的时候，猛孤行从圪针窝里跳出一只兔子来，我便撒腿追它，谁想这聪明的家伙，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。”

我们现在又亲亲热热在一起了。

“喂！赵贵田，拿出棋子来跳一盘吧！这雨说不定要下多久呢，坐在这暗窑里怪闷人的呀！”

季明光着胳膊，抱住两条腿，团在那里，脸绷着，没有一丝笑意。“着凉了吗？”我想他要害起病来，那才更糟透了哩。“季明！怎么啦？酸枣打不成，也用不着发愁呀！你知道生活里面估计不来的事情，是常常有的呀！”

季明立刻说：“不！我肚子饿！”

“呵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那你一进洞来就该说嘛！”我们的确是该用点心的时候啦！当大家争争吵吵闹起别扭来，常常会把应该做的事情也给弄糊涂了的。我提议来一次集体野餐，虽然没有摘到酸枣，终究这一天玩得也不算太坏嘛！

大家解开干粮包，把它们都放在一起。魏宝全没有带来大头咸菜，但他带的是馅饼儿，他自己动手把馅饼分开来，每人一份。季明也把我们共同的咸菜、馅饼，摆在魏宝全和同学们跟前，刘大明、赵贵田的馍是实心的，我连自己这一份咸菜也送给他们。季明狼吞虎咽地大嚼了一阵，他又叫：“渴的要命！要能弄点儿水才好！”赵贵田急忙伸手探进口袋里，抓出些糖来，说：“我这有几块糖，吃点糖也可以解渴的！”他非常公平地给大家分作五份，糖是很好的，可惜给雨水冲洗过了。

刘大明是一个真正的电力学家，你看他整个袋子

里全装了些什么吧？当伙伴们嚷着窑洞里黑的时候，他便动手给大家安装电灯了。他一边把铜线绕在电池上，一边说：“我不知道电学家是干啥的，可是关于电工，我是知道的，爸爸全都告诉我了。脚上带着爬杆的玩艺儿，腰里扎上保险带，站在最高、最高的地方，看着自己亲手给全城送来的光明，哈呀！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喽！嘎哧一下，城市变得更美丽了。”

赵贵田取笑他：“刘大明，电灯亮并不嘎哧哪！”

刘大明笑着说：“我是打比方说呗！你看，嘎哧！”果然他自己的小电灯，在黑暗中闪亮儿啦。这阴暗的黑洞，登时就变得亮堂堂的，原来黑虎虎地令人不舒服的地方，闪出几颗亮晶晶的明星，给我们带来了舒适和愉快。

赵贵田把裤管绾（wǎn）在大腿上，他象真的开仗似的，在和季明决战。季明吃掉他一个子儿，他头上渗出几点汗珠儿，象一个失算的指挥员一样，顿足擦掌地惋惜那损失了的生力军，他每一个子儿都是认真吃力地移动着。

我和魏宝全谈了各种事情，互相承认了刚才发生争吵，太没意思。很显然，团结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，在困难面前争吵，只会把事情弄得更为糟糕。我们应该懂得：不管困难和胜利，这是我们全体的事

情。

我们不断地往外瞅着，雨下小了，可是还不肯停，窑头的滴水，啪哒啪哒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
四

我们刚想谈一谈班上的事情，忽然洞外传来一声尖厉的叫声，大家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，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都给吓愣了。

赵贵田猛然站了起来，棋子撒了一地，他说：“我们出去看看吧！”魏宝全却挡住窑口，呆呆地站在那里不动。别人还没有拿定主意，我就想：赵贵田的意见是对的，我们应该出去看看，也许在什么地方，正希望我们帮助哩！

我说：“走吧！同学们，可能出了什么事情啦！”

魏宝全稍退后一点，他自己仍是慌慌张张的，我拉了他一把说：“喂！只要我们大伙在一起，什么也不可怕！我想可能是房子塌下来，压坏人了吧！”我的话一出口，立刻发觉自己简直是瞎说哩！你想想看，在我们的朋友里面，我是年纪最大的，如果不沉住气，大惊小怪的，自己首先胆怯和混乱起来，将会给我们的集体带来什么结果呢？再说当着别人呼救，难道我

们反倒躲起来打哆嗦吗？

“喂！魏宝全，需要我们的地方，一定要去！你跟我们一起走吧！”我把手向伙伴们一挥，就跑出洞去了。

外面的雨，淅淅沥沥地还没有停，我们从泥泞粘滑的斜坡爬上去，稍停停脚，辨明声音发出的方向，便冒雨跑了起来。

公路上有一片泥潭，一辆满载着青砖的马车陷进泥里，车身歪斜，车轮深深地陷在泥汤里面。骡子满身淌着热汗，鼻孔里发出“噗儿”“噗儿”的喘息，显然它曾经出过很大力气，但是怎也拉不出来。吆车的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伯伯，他满身泥浆，拖着两条泥腿，脸色苍白，痛苦地坐在路上，两只手捂着一只流血脚，血水和泥污，混合成褐色的稀浆，他咬紧牙关，显出难以忍受的样子。

“老伯伯！”我们吼叫了他一声。

他从深深的眼窝里，张大了饱含希望的眼睛看了一下，后来又把眼睛转向自己受伤的脚部。老伯伯好象当他觉察到有了救助的时候，于是抬起头来，但当看到我们是五个孩子时，就感到靠我们帮忙，指望不大，所以他痛楚地“唔”了一声，便不大愿意说什么了。

“我们能帮助你干什么吗？”我极力向老伯伯表示，让他别看轻我们是些不济事的孩子。

刘大明却抢先说：“呐！等什么啦？先把老伯伯的脚给裹起来吧！”季明手勤眼快，看准了车胯上吊着一只铁瓢，急忙摘了下来，在公路旁边的路沟里，舀起一瓢清水，他说：“包扎以前，先给他弄子净些！”我们马上帮助他冲洗了脚上的泥土，刘大明用自己的干粮袋子，撕成布条，替老伯伯包扎起来，老伯伯高兴得连声向我道谢。

老伯伯翘起脚指头，勉强支撑着身子，想扶住鞭杆站起来，可是哪里能够，疼痛使他最后仍旧坐下来，他困难地向车辕附近移动着，他绝望地叹息道：“娃娃们，当真没办法呀！车轱辘落进死辙里，打死牲口也拉不出来呀！”他用鞭杆敲击着地面，抱怨自己粗心大意，他说赶了四十年车，还没碰上这样倒霉的事哩。

我问他：“空车陷进里面也没办法吗？”

“空车？”他似乎灵机一动说，“当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，不过现在总归是没有办法奈何它。”接着他摇着胡子说：“擦破点皮儿肉儿的，倒是算不了什么事，可是为了我这车砖，让同志们停工待料起来，我这罪过就大啦！”他显得十分焦急的样子。

我说：“我们帮你卸掉车上的砖不行吗？等到从泥